

戎马长歌 铸剑护夏			
■ 廖开林			
边关月淬炼钢枪的冷芒 口令撕破黎明的雾障 正步踏出大地的心跳 迷彩服下 青春 长成界碑的质地 风雪擦亮帽徽时 整座山脉都在敬礼	指令在光缆中奔涌 无人机划破天幕时 电磁脉冲织就猎网 天堑变通途 昔日的刺刀白刃 已淬炼成华夏疆域的防火墙	装甲火炮驾驶员 在浪涛上刺绣穿梭 哨所里的青春 钢枪 凝聚成用我必胜的战斗力	当战斗警报撕裂长空 龙吟依然从刺刀尖迸发
当洪峰啃噬堤坝 迷彩化作逆流的鱼群 瓦砾间托起婴儿的手 还保持着持枪的稳定 地震波撕裂大地时 军靴踏出生命的通道 废墟上升起的军旗 是黑夜永不坠落的星辰	硝烟里的红蓝对抗 舟车群碾碎晨霜 舟桥兵刺穿水面 炮火在数据库里精确绽放 指挥官眉间的沟壑 藏着千条行军路线 沙盘推演间 山河 在瞳孔中重新组装	军事比武场上 迷彩服渗出血盐与荣光 异国维和区 蓝盔映亮战地儿童的眼眸 亚丁湾的浪涌间 舰炮丈量和平的射程 每当汉语口令响起 故乡的月亮被刻在枪膛	风雨洗旌旗 岁月磨弹壳 山川印在肩章之上 星河沉入钢枪之脊 所有沉默地站立 都是大地最深的根系 所有轰鸣的突进 都写成云端最新的史诗
沙场秋点兵 舟桥车卷起数字化狼烟 屏幕闪烁如星群爆炸	江河铸剑者 与士兵同频呼吸 湍急的巨浪 为架桥的勇士呐喊	而今站立处 钢枪与卫星完成接力 年轻的手指 在触摸屏上调兵遣将 但古老的血性 仍沸腾在数字化血管	且看每一个退役士兵背影 都带走整座军营的重量 每个百姓的安眠夜 都有军靴在边界巡行 当晨光再次擦亮帽徽 群山依然保持敬礼的姿势 ——因为最硬的钢铁 始终长在民族的脊梁里

石油人的天空(外一首)			
■ 廖光明			
旭日的吻 羞红了天空 阳光喧嚣的一刹那 石油巡管人 拽住一朵凸起的白云 向上攀爬	这些流经大地的事物 正如背负使命的 一身红工装 是心态的颜色 是年龄的颜色	我在井站收割月光	听见气流声声 月亮婉约着 浅笑,低眉
气流奔涌的管道 有的自拥厚重黄土 有的在悬崖峭壁 孤立于季节之外 群峰连绵 呈现出万物的风貌 它们都是心甘情愿 把命运重复	在时间里穿行 青山蜿蜒 有风吹来 那是我们的感动 和大地一起 饱满地战果 绿叶留下阴凉 一如石油巡管人 此生选择的河流 远离城市的喧嚣	一滴露珠 打湿夜色 群山包裹的新观首站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月亮的脸庞 饱含笑容	有月亮陪伴的夜晚 石油采气人 远方的思恋 被悬置于月亮之上 有飘远的紫怀温馨 那些早已走入心底的 回忆 在月光下照得透亮
大地辽阔,生命坚硬		月光辉映下的 采气小站 身边的小草和大树 不慌不忙地呼吸着	一地细碎的月光 让匆忙经过的夜晚 站立脚步 聆听采气人的喃喃自语

煤海间的奉献岁月			
■ 关天祥			
在岁月的长河里，一位临近退休的煤矿新闻宣传“老将”，恰似一部满载故事的巨著，每一页都镌刻着煤海岁月的独特印记，散发着墨香与矿尘交织的别样韵味。	里混杂着汗味和机油味，而他总能在这嘈杂中敏锐捕捉各种故事。有一次，我见他本子写着“老王的安全帽内衬缝了三层布”，好奇地询问，他说：“这就是细节，井下风大，老王有老寒头，把这写进文章，人物形象就鲜活了。”这些细节让他的通讯稿满是温情。	初稿写“全年零事故”，他拿着稿件去有关部门核实，发现有次轻微磕碰没记录，就硬是压下稿子，等核实清楚才发布。“笔杆子虽轻，责任却重啊。”他总强调，“咱写的每个字，都得对得起矿工兄弟的血汗，容不得半点虚假。”	既有对往昔的眷恋，也有对未来的期许。他常在矿区小道漫步，看着工作三十多年的地方，感慨万分。他感恩时代，感恩矿山，留恋矿山一草一木。他常与年轻新闻宣传工作者分享经验，告诉他们，煤矿新闻宣传不仅是记录当下，更是传承历史，要用心感受煤矿的每一次脉动，用爱书写煤矿人的故事。
初次与他相遇，是在三十年前的矿灯房。彼时，他背着一个磨得锃亮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台凤凰 205B 相机。“新来的吧？跟我下井瞅瞅。”他一说话，那带着矿上特有沙哑的嗓音，仿佛风箱在喉咙里拐了个弯。	除了深入一线和敏锐捕捉细节，他还有一个多年坚持的习惯，那便是剪报。他办公室剪报堆积如山。三十多年，宣传工具不断更新，可他剪报的习惯从未变过。“领导讲话”“人物通讯”“新华社山东分社稿件集锦”等剪报一本又一本。	光阴荏苒，如今，他不再年轻，头发所剩无几，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前额的发际线，如同退潮后的海岸，大幅后移，留下大片光秃秃的裸露。从侧面瞧去，头皮在稀疏头发的缝隙间若隐若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无情。每次抬手梳理头发，他都格外小心，似要遮掩稀少，眼神偶尔闪过无奈，似在感慨岁月对头发的“掠夺”。	在他即将告别奉献一生的煤海时，留下的是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文章，更是对煤矿新闻宣传工作的赤诚精神。他犹如晚霞满天，虽将隐于天际，却把最后余晖慷慨洒在这片他深爱的煤海大地，为后来者照亮前行之路。而那些被他记录的故事，如璀璨星辰，在煤矿发展的浩瀚星空中，永放独特光芒。他就是山东田陈煤矿的魏忠富，一位一生扎根矿山的新闻人。
煤矿新闻宣传工作，远非敲敲键盘这般轻松。他常讲，要写出好稿子，就像下水必须两腿沾泥一样，自己浑身沾满煤尘才行，不然写出来的东西就轻飘飘没分量。笔杆子只有插进煤堆，文章才有劲道。凌晨 5 点的井口，他必定在更衣室等候，工人们下井前都在此换衣，潮湿的空气	他不仅对剪报用心，对待每一篇稿件更是秉持着严谨到近乎“轴”的态度。他的“轴”也是出了名的。一次写安全生产报道，通讯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矿山爱得深沉。”如今，退休在即，在他眼神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罗甸县城工作。那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活跃，满大街都是个体摊贩，剪粉作为罗甸的传统小吃，更是遍地开花。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这久违的美食，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懒得做饭时，一碗剪粉便是美味一餐。

“树冠羞避”的智慧			
■ 梁晶晶			
	有说不完的话，熟络得像家人，却从不会未经允许贸然推开对方的家门。大家心照不宣地保持着默契：见面时笑着打招呼，需要帮忙时二话不说伸出援手，也懂得给对方留足私人空间。	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在想来格外美好。就像屋檐下比邻而居的燕子，各自筑巢，呢喃可闻，却从不互相打扰。不像现在，社交媒体模糊了人与人的距离，我们在虚拟世界里看似亲密无间，心底却常常涌起孤独。	当的留白反而能让关系更加鲜活。如同国画中的留白，看似空无一物，实则蕴含无限意境。人与人之间的沉默、等待与理解，这些“空白”时刻，往往比言语更能传递真挚的情感。
周末和朋友郊游，无意间闯入一片茂密的构树林。仰头望去，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每一棵构树的树冠都彼此错开，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缝隙，阳光透过这些缝隙洒落，在地面织就斑驳的光影。朋友说，这是植物界的“树冠羞避”现象——树木为了更好地生长，会自然地与邻近的树木保持距离，互不遮挡。	然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这不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太近了，枝叶会相互纠缠；太远了，又会失去生命的温度。唯有恰到好处的距离，才是最舒适的状态。	朋友说，她最怀念大学宿舍生活。四个天南海北、性格迥异的女孩同住一室，白天各自忙碌，晚上围坐在一起，温书、聊天。即便关系再好，每个人也都保留着自己的小天地，有人在床头挂着布帘，有人用书架隔出私密空间。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反而让她们友谊历久弥新。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似乎患上了“亲密焦虑症”。害怕被遗忘，害怕不被需要，于是拼命缩短与他人的距离。社交软件上的点赞与评论，看似热闹，却常常让人感到空虚。我们忘了，真正的情感连接，不在于形式上的紧密，而在于心灵的默契。
我站在林间，听着风穿过树隙的声音，忽	上小学时，我随父母住在学校的家属院，邻里之间的关系就像这些树冠。清晨，张老师家的油条香会顺着窗缝飘进来，李老师收音机里的评书声也会穿墙而过。大人们碰面总	树冠羞避的智慧，在于懂得克制与退让。树木深知，过度的侵占不仅无法获得更多阳光，反而会伤害彼此。人与人之间何尝不是如此？太炽烈的爱，太迫切的关心，有时反而会成为负担。就像父母对子女的爱，如果不懂得把握分寸，就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朋友之间的交往，如果缺乏边界感，就会让友情悄然变质。但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冷漠。恰恰相反，适	就像那些树冠，虽然保持着距离，根系却在地下紧紧相连。真正的友情和亲情亦是如此，不必时刻黏在一起，却在心底为对方留着最温暖的位置。当风雨来临时，这些看似独立的个体，其实早已在看不见的地方互相支撑。

企業家日報

2025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三 责编:唐勃 美编:梅文刚

ENTREPRENEURS' DAILY



我在浙江杭州工作多年，老家却在一千公里外的贵州罗甸。每每想起故乡，心心念念的是那些遍布街头的素剪粉。

罗甸剪粉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传统小吃。它以酸、辣、清爽、柔软、可口的独特风味引人喜爱。它的制作过程，对我而言，更是一种神秘的艺术。罗甸剪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经过浸泡、磨浆、蒸煮，最后形成一张张薄如蝉翼、柔韧有度的粉皮。而调料，更是讲究至极，每一勺辣椒油、每一把葱花、每一粒酥黄豆，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因食用的时候要将蒸好的粉皮卷起，用剪刀按一厘米的间隔剪成条状，放入碗中，故名“剪粉”。又因用料全是素的，不会出现一滴油星，被称之为“素剪粉”。

少年时期，剪粉这样的美食，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无疑是奢侈品。每当看到同学们津津有味地吃着剪粉，我只能在一旁咽着口水，心中充满了羡慕与渴望。

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小镇上，校门口，各种小吃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买碗剪粉吃”成为同学们口中的高频词。那时我正值高中，偶尔会从紧巴巴的生活费中挤出几毛钱，买上一碗素剪粉狼吞虎咽。那酸辣、清爽的味道，让本是“穷学生”的我烦恼顿消，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罗甸县城工作。那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活跃，满大街都是个体摊贩，剪粉作为罗甸的传统小吃，更是遍地开花。我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这久违的美食，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懒得做饭时，一碗剪粉便是美味一餐。

之后，我来到浙江、上海等地发展。每当夜深人静，思乡之情便如潮水般涌来。而在每一夜的“怀乡”中，总有一碗让人馋涎欲滴的罗甸剪粉在脑海里晃动。我尝试过在各地的贵州餐馆中寻找它的身影，但往往失望而归。偶然碰到有些餐馆打着“贵州米粉”“贵州剪粉”的招牌，但味道总是差那么一点，不是粉皮太厚，就是调料不够地道。老乡们品尝后都说，长相差不多，但总是吃不出罗甸剪粉那种特有的味道。

也因此，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先去吃上一碗素剪粉。有时一碗不解馋，会连吃两碗甚至三碗。可能是长期形成的口碑，在罗甸县城吃剪粉，很多朋友都会推荐一家叫作“刘三姐”的摊点，皆因味道纯正，数量十足。而在罗甸的剪粉家族中，我的出生地边阳镇的剪粉更是被视为宠儿。粉皮薄软而有韧性，搭配上当地农户特制的酸菜和辣椒油，舒舒服爽，吃了直呼过瘾。

我深知，罗甸剪粉之所以难以复制，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道小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地域的印记。据称，它选用的是当地特有的“贵槽米”和“罗斛辣椒”，其他佐料也都是当地自产。全程手工制作，费时费力，又不确定除了罗甸人外，有多少人习惯这种口味，如果为了迎合市场而改变，就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因此，在外地，想要吃到原汁原味的罗甸剪粉，几乎成了一种奢望。

然而，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流动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如今，越来越多的贵州特色美食走出大山，走向全球。比如有名的“凉都牛肉火锅”“花溪牛肉粉”“水城羊肉粉”等，都已经在各地生根发芽，深受人们喜爱。有朝一日，“罗甸剪粉”乃至“边阳剪粉”会不会悄然而至，让漂泊异乡游子不经意间一回头，满是惊喜！

一念及此，那份来自味蕾的乡愁，再次涌上心头：……

